

卡夫卡全集 ②

(校勘本)

诉 讼

Franz Kafka

卡夫卡全集②

(校勘本)

叶廷芳 主编

诉 讼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著

张荣昌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诉讼 / [奥] 卡夫卡著; 张荣昌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5

ISBN 978-7-5426-3680-5

I. ①诉... II. ①卡...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8828 号

诉 讼

著 者 / [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

译 者 / 张荣昌

责任编辑 / 叶 庆

特约编辑 / 闫富斌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59 千字

印 张 / 14.25

ISBN 978-7-5426-3680-5/I · 548

定 价 : 36.80 元

主要人物表

约瑟夫·K——一家银行的襄理。

格鲁巴赫太太——约瑟夫·K的女房东。

比尔斯特纳小姐——打字员，约瑟夫·K的邻居。

贝托尔德——一名大学生，为法院工作。

卡尔——约瑟夫·K的叔叔，也是K的监护人，一个乡下小地主。

胡尔德——律师。

莱妮——律师的女看护和情妇。

埃尔莎——酒吧女招待，约瑟夫·K的情人。

蒂托雷里——画家，为法院工作。

布洛克——陷入一场诉讼的商人。

蒙塔克小姐——比尔斯特纳小姐的女友。

哈斯特勒——检察官，约瑟夫·K的朋友。

目 录

- 被捕 / 1
- 先与格鲁巴赫太太与比尔斯特纳小姐谈话 / 15
- 初审 / 27
-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 大学生 办公室 / 42
- 鞭笞手 / 64
- 叔叔 莱妮 / 71
- 律师 工厂主 画家 / 90
- 商人布洛克 解聘律师 / 135
- 在大教堂里 / 163
- 结局 / 184
- 比尔斯特纳的女友 / 190
- 检察官 / 198
- 去埃尔莎那儿 / 204
- 同副经理的斗争 / 206
- 房屋 / 210
- 看望母亲途中 / 213
- 德文版说明 / 216
- 马尔科尔姆·帕斯莱伊的补充说明 / 217

被 捕

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一天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每天早晨八点左右给他送早餐的他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这一天没露面。这种事还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见住在他对面的那位老太太正以一种对她来说异乎寻常的好奇打量着他，但是随后他便感到既诧异又饥饿，便拉了拉铃。立刻有人敲门，一个他在这所公寓里从未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材修长，却长得结实实。他穿一身紧贴在身上的黑衣，这身衣服像旅行装那样有一些褶裥、口袋、带扣、纽扣和一条腰带并且因此而显得特别实用，虽然人们弄不清，这种衣服是用来做什么的。“您是谁？”K问道，并立刻在床上半坐直身子。可是来人却没理会这个问题，仿佛人们必须忍受他的到来似的，他只是自顾自地说了句：“您拉铃了？”“安娜该给我送早餐来了。”K说，并试图先缄默不语，通过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来断定此人究竟是谁。但是此人没容他长时间打量自己，而是转身走到房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对某个显然是紧挨着门后站着的人说：“他想让安娜给他送早餐来。”隔壁房间里随即响起一阵短促的笑声，从声音上听不出来，是不是有好几个人在笑。虽然这个陌生人并没从笑声中听出他会不会是早先就已经知道了回答，但是他仍还用一种禀告的口吻对K说：“这不可能。”“真新鲜，”说着，K就跳下床来，并迅速穿上裤子，“我倒要看看，

什么人在隔壁房间里，让我受到这样打扰，格鲁巴赫太太将如何承担责任。”虽然他马上意识到，这句话他不该说出口来，他这样做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陌生人有监督权，但是他又觉得现在这已经无关紧要。陌生人至少是这样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说：“您不愿待在这里？”“只要您不向我作自我介绍，我就既不愿意待在这里，也不愿意让您和我搭讪。”“我这是好意。”陌生人边说边自愿打开门。在隔壁房间里——K 比自己的本意还更缓慢地走进这间房间——第一眼看上去情况几乎跟前一天晚上完全一样。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今天在这间摆满家具、覆盖物、瓷器和照片的房间里也许比平时稍多了一点空间。人们不是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这主要是因为，房间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在这儿，此人坐在打开着的窗户口读一本书，现在他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来。“您本应该待在您的房间里的嘛！难道弗兰茨没告诉过您？”“告诉了，您有什么事呀？”K 说道，并把目光从这位新相识移向那个在门口站住了脚，被称为弗兰茨的人，随后又把目光移回来。人们从这扇敞开的窗户又看见这位老妇人，她怀着真正是高龄老人的好奇已经走到现在位于对面的窗户前，以便可以继续观看这一切。“我要格鲁巴赫太太——”K 说，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他想挣脱这两个男人，而这两个人所站的位置却离他远着呢，他想走开。“不行，”窗口的那个人把书往一张小桌子上一扔，站起身来说，“您不可以走开，您被捕了。”“看来是如此，”K 说，“为什么呢？”随后他问。“我们无须把这告诉您。到您的房间里去等着吧。诉讼程序已经开始了，您会在适当的时候了解到全部情况的。我这样和颜悦色地跟您讲话，已经是超越我的职权范围了。但是我希望，这话除了弗兰茨以外谁也没听见，他自己就违反规定对您和

颜悦色。如果您今后在您的看守们那儿也继续这样交好运，那您就可以放心啦。”K想坐下，但是这时他发现，除了窗口那把椅子，整个房间里没有一处可以供人坐的地方。“您还会发现，我们说的全都是真话。”弗兰茨边说边和另外那个人一道向他走去。后者比K高得多，经常拍他的肩膀。两个人察看K的睡衣说，现在他得穿一件差得多的睡衣，但他们会保管好这件睡衣，也会保管好他的其他内衣的。如果他的案子顺利了结，会把它们全都还给他的。“您还是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好，别交给仓库，”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的衣物常常被侵吞，而且过一段时间人们就在那儿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不管有关的诉讼程序是不是已经结束。这样的案子不知要拖多久，尤其是在最近！最后您倒是会从仓库得到变卖衣物的款项，可是首先这笔款项本身就已经很微薄，因为变卖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出价的高低，而是贿赂的多少；其次，按照经验，这种变卖而得的款项几经转手，年复一年地拖延，就会越来越少。”K没怎么注意这些话，他并不高度关注他这种也许尚还拥有的对自己的衣物的支配权，他觉得弄清楚自己的处境要重要得多。可是在这些人面前他连思考都没法思考，第二个看守——他们只能是看守——的肚子一再简直是友好地紧靠着他。但是他抬头一看，便看到一张与这个肥胖的身躯极不相称的干枯、瘦削的脸，脸上长着一个向一旁扭曲的大鼻子，这张脸越过K的头顶同另一个看守交换着眼色。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在谈什么？他们是哪个单位的？K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到处都很安全，所有法律都得到严格遵守，谁敢私闯他的家宅呢？他向来倾向于尽可能对一切淡然处之，在最坏的情况出现时才相信事态严重，并不事先为自己的未来操心，即便一切迫在眉睫。可是这里的这件事他觉得不对头，

虽然人们可以把这件事整个看做一场玩笑，看做一场粗俗的玩笑，是银行里的同事出于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的三十岁生日而给他开了这么一场玩笑，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需对着看守们的脸随便怎么哈哈一笑，他们也会跟着一起笑起来，也许他们是街角的听差，他们看上去并非不像那些听差——尽管如此，这一回简直可以说从第一眼看见看守弗兰茨的时刻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决不把他也许对这些人占有的这种最微弱的优势拱手相让。至于说到人们以后会说他没有幽默感，K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却分明回忆起——平素他倒是并没有从往事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习惯——几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不一样，他毫不顾及可能会有后果，有意识地采取了不谨慎的态度并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至少这一回不能让这样的事重演。这是一场喜剧，那他就要参加演出。

他还是自由的。“对不起。”他边说边快步从看守们之间穿过，走进自己的房间。“他似乎是理智的。”他听见身后有人说。一回到房间，他立刻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抽屉里一切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是他在慌乱中却偏偏不能立刻找到他所寻找的身份证件。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行车执照，拿着它就要去找看守，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证明分量太轻，于是他继续寻找，最后找到了出生证。当他又返回隔壁房间时，对面的房门恰好打开，格鲁巴赫太太正要走进来。但是人们只同她打了一个照面儿，因为她一看见K便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一面道歉一面退了出去并极其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您进来呀。”K刚刚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但这时他拿着证件站在房间中央，还在看着那边那扇不再开启的

门，听到看守们一声喊才回过神来，发现看守们正坐在敞开的窗户口那张小桌子旁边并且——如 K 现在看清的——在吃他的那份早餐。“她为什么不进来？”他问。“她不许进来，”高个子看守说，“您已经被捕了。”“我怎么会已经被捕了呢？就这样被捕了？”“您又来了，”看守说，并把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往蜂蜜罐里蘸了蘸，“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回答。”“你们必须作出回答，”K 说，“这是我的证件，现在你们也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特别是逮捕令。”“我的老天爷！”看守说，“您就是不能顺应您现在的处境，您似乎就是存心要无端地气我们，要知道，在您所有周围的人当中我们现在大概是对您最亲近的人了！”“是这么回事，您完全可以相信。”弗兰茨说，没把手里的那杯咖啡送到嘴边，而是用一种也许意味深长，却令人费解的目光久久地望着 K。K 不由自主地同弗兰茨交换了一下目光，但随后却拍拍自己的证件说：“这是我的身份证件。”“它们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高个子看守已经是在嚷嚷，“您表现得比一个孩子还坏。您想干什么？您同我们这些当看守的讨论证件和逮捕令，您以为您这样做就可以迅速了结您这桩该死的大案了吗？我们是低级职员，几乎不认得什么身份证件，除了每天看守您十个小时并为此得到报酬外，同您的案子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有了解到，我们为之效劳的高等行政机关在发出这样一份逮捕令之前是详细了解过逮捕理由和被捕者本人的情况的。在这方面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的机关——据我所知，不过我只知道级别最低的职员——不是到老百姓当中去寻找罪责，而是如法律所说的被罪责所吸引并且不得不派我们看守外出执行勤务。这是法律。哪会有什么差错啊？”“这种法律我不懂。”K 说。“那对您来说就更糟啦。”看守说。“这种

法律也许只不过是存在于你们的头脑中。”K说，他想用某种方式摸透看守们的想法，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或者让自己的思想被他们采纳。但是那看守只是作出拒绝的表情说：“您会尝到这法律的滋味的。”弗兰茨插话说：“瞧，维勒姆，他承认，他不懂法律，可又声称自己无罪。”“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们什么事也没法让他理解。”另一个说。K不再搭理他们；我非得，他想，让这两个最低级的职员——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用这一套胡言乱语把我搞得糊七八糟的吗？他们在谈论他们根本不懂的事，他们只是因为愚蠢才显得自信。跟一个智力水平与我相等的人谈上几句，什么问题就会一清二楚，何苦跟这些人啰唆个没完。他在房间的空地上踱了几个来回，他看见那边那个老妇人把一个更老态龙钟的老头儿拉到窗口，她抱住那个老头儿。K必须结束这一场闹剧：“你们带我去见你们的上级。”他说。“如果他想见您的话，早了不行。”被叫做维勒姆的那个看守说。“我劝您，”他补充说，“到您的房间里去，保持镇静，等待对您作出处置。我们劝您，您别胡思乱想分散您自己的注意力，您得集中精神，会向您提出严格的要求来的。您这样对待我们，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好意，您忘记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至少现在与您相比我们是自由的，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优势。尽管如此，如果您有钱的话，我们还是乐意从那边的咖啡馆给您买一份简单的早餐来。”

K默默站立了一会儿，没理这个建议的茬儿。如果他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甚至起居室的门，这两个人也许根本不敢阻拦他，也许走极端倒是最简单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不过，他们或许真的会抓住他，而他一旦被撂倒在地上，现在他在某些方面对他们保持着的全部优势也就丧失殆尽。所

以他宁可采取稳重的解决办法，听凭事态自然发展。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无论是他，还是看守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扑到床上，从盥洗台上拿起一个漂亮苹果，这是他昨晚留下来准备早餐时吃的。现在它便是他唯一的早餐了，并且无论如何，正如他咬了第一大口时所确信的那样，比他通过看守们大发慈悲本可以得到的那家肮脏的通宵营业咖啡馆的早餐强多了。他感到舒服并且满怀信心，虽然今天上午他没到银行去上班，但是凭他在银行里担任的比较高的职位，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谅解。他要说出真实原因来吗？他打算这样做。假如人家不相信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就可以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也可以让那边的那两位现在也许正在向窗口行进的老人作证。K感到奇怪，至少从看守们的思路出发他感到奇怪：他们将他赶到这间房间里并让他独自待在这儿，在这里他有十种自杀的办法。不过同时他也在问自己——这一回是从自己的思路出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就因为这两个人坐在隔壁并截获了他的早餐？所以自杀就是毫无意义的事了，即使他想自杀，由于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也就下不了这个手了。假如看守们的智力不是这么迟钝的话，那么人们倒还可能会以为，由于同样的考虑他们也认为让他单独待着没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他是怎样走到一只他藏着一瓶好烧酒的小壁橱那儿，他是怎样先干了一小杯以弥补早餐的损失以及他怎样喝第二小杯给自己壮胆，他喝这第二杯酒纯粹是出于谨慎，是以防不测的。

这时，隔壁房间的一声叫喊吓了他一大跳，吓得他一个劲儿直用牙齿磕碰酒杯。“监察员叫您去！”有人叫喊。吓了他一跳的，仅仅是这叫喊，这一声短促、不连贯、军令式的

叫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竟是看守弗兰茨发出的。这道命令本身很受他欢迎。“终于来了！”他应了一声，关上壁橱，立刻快步走进隔壁房间。那儿站着那两个看守，仿佛这是桩不言而喻的事情似的把他又轰回他的房间。“您是怎么回事？”他们嚷嚷，“穿了睡衣去见监察员？他会让人揍您一顿，我们也得一起挨打！”“别管我，见鬼！”已经一直被推回到衣箱旁边的K叫喊，“既然把我从床上拽起来，那就别指望我穿戴得整整齐齐。”“这无济于事。”看守们说，K一叫喊，他们便总是心平气和，甚至几乎变得忧伤起来，从而把他弄糊涂或使他恢复了几分理智。“可笑的礼节！”他还在咕哝着，却已经从椅子上拿起一件上衣并用双手撑住它一会儿，仿佛他是在让看守们判断这件上衣是否合适。他们摇摇头。“得穿一件黑上衣。”他们说。K当即把那件上衣往地上一扔说：“这还不是主要程序中的审讯嘛。”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看守们笑了笑，但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得穿一件黑上衣。“假如我因此而可以使事情快些了结，我倒也不在乎这个。”K边说边自己打开衣箱，在一大堆衣服里寻找了好久，找到了他那件最好的黑色衣服，一件因紧贴腰身曾在熟人当中几乎引起轰动的西装上衣，又另外挑出一件衬衫并认认真真穿起衣服来。他暗地里以为，由于看守们忘记了强迫他去洗澡他已经取得了加快整个进程的效果。他观察他们，看他们是否也许还会想起这件事来，但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一点，维勒姆倒是没忘记派弗兰茨去向监察员报告K正在穿衣服。

当他穿戴停当时，他便不得不紧挨着维勒姆的前面穿过空落落的隔壁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这间房间的两扇房门已经打开。K分明知道，自一些时候以来这间房间里便住着一个比尔斯特纳小姐，是个打字员，她通常都是很早便去上班，

很晚回家，跟 K 无非就是见面时互相打个招呼而已。现在那张小床头柜已经从她的床头那儿移到房间中央权当审判台，但见那监察员就坐在它后面。他跷着二郎腿，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三个年轻人，他们正在观看这位小姐的照片，它们插在一块挂在墙上的草垫上。在开着的窗户的把手上吊着一件白色女式衬衣。对面的窗口上又趴着那两个老人，可是他们的阵容扩大了，因为在他们身后，远远高出于他们之上，站着一个人穿一件前胸敞开着的衬衫的男子，此人正在用手指捻着他的带红色的山羊胡。“您是约瑟夫·K？”监察员问，或许只是为了把 K 的涣散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吧。K 点点头。“您对今天早晨的事一定很感到意外吧？”监察员一边问，一边用双手挪动着摆在床头柜上的不多几件物品，蜡烛和火柴，一本书和一个针线包，仿佛这是他审讯需用的物件似的。“当然，”K 说，他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快意，他终于面对一个讲道理的人，可以和他谈谈自己的事情了，“当然，我感到意外，不过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不十分意外？”监察员问，他把蜡烛放到床头柜中央，把其他东西摆在蜡烛周围。“您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K 赶紧说，“我是说……”K 顿住并寻找一把椅子。“我可以坐下吧？”他问。“这不是通常的习惯。”监察员回答。“我是说，”于是 K 不再作间歇地说，“诚然，我感到十分意外，但是，一个人在世上活了三十年，独自闯荡，历经坎坷，对意外的事就有了心理准备，不把它们看得太重。尤其不会把今天这件事看得太重。”“为什么尤其不把今天这件事看得太重呢？”“我不想说，我把整个儿这件事看做一场玩笑，我认为，所采取的这种种动作似乎规模太大，不像是开玩笑。想必是公寓里

的全体人员，还有你们全体人员也都参与进来了吧，这恐怕就超出一场玩笑的界限了。所以我不想说这是一场玩笑。”“完全正确。”监察员说，并察看着火柴盒里还有多少根火柴。“但是，另一方面，”K 接茬说并把脸转向所有的人，甚至巴不得转向那三个看照片的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件事也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从这里得出这个结论的：我被控告了，但是我没能发现一丁点儿可以让人控告我的罪行。但是这也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是，我被谁控告了？哪个机构审理我的案子？您是公职人员吗？没有一个人穿制服，如果人们不想把您穿的衣服”——说到这里，他把脸转向弗兰茨——“称之为制服的话，这只是一套旅行装呀。我要求澄清这些问题，我确信，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便能客客气气地互相道别了。”监察员把火柴盒拍倒在桌上。“您大错特错了，”他说，“这里这几位先生和我对您的案子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甚至对此案一无所知。我们完全可以穿最正规的制服，您的案情也不会因此而变坏一丁点儿的。我也压根儿不能告诉您，说是您被人控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您被逮捕了，这是对的，更多的我就知道了。也许看守们胡说了些什么别的话，那也只是胡言乱语而已。但是即使我不回答您的问题，我仍还可以劝您，您就别去想我们以及人家将会对您怎么样，您就多想您自己吧。您别这样大事喧嚷您觉得自己无罪，这破坏了您在其他方面给人留下的并不怎么太坏的印象。您也根本就应该少说话，您方才所说的所有的话，哪怕您只是讲了几句话，我本来也都是可以从您的态度上判断得出来的，况且这些话也绝不是什么于您特别有利的话。”

K 愣愣地看着监察员。他在这里接受一个也许比自己更

年轻的人的说教？他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受申斥？对于他被捕的原因以及谁下达的逮捕令他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他情绪激动，不受任何人阻拦地走来走去，挽起袖口，触摸胸脯，掠正自己的头发，从那三个人身旁走过，说：“这毫无意义嘛。”这三个人顿时便向他转过身来并和蔼可亲但却严肃认真地看着他，而他则终于又在监察员的桌前站住。“检察官哈斯特勒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当然可以，”监察员说，“但是我不知道，这会有什么意义，多半是，您有一桩什么个人私事要和他谈吧。”“什么意义？”K叫嚷，与其说感到恼怒，不如说感到惊讶，“您到底是谁？您希望有意义，却在表演这出最没有意义的戏？这难道不荒唐吗？这几位先生先是突然闯进我的家里，现在他们在这里悠闲地坐着或站着并让我在您面前作高超的骑术表演。既然我据称已经被捕，那么给一位检察官打电话还会有什么意义吗？好吧，我不打电话了。”“打吧打吧，”监察员一面说，一面向放着电话机的前室伸出手，“请打吧。”“不，我不想打了。”K边说边向窗口走去。那一伙人还在那边窗口并且似乎只是现在由于K已经走近窗口自己的平静观看才稍稍受到了一些扰乱。两位老人想站起身来，但是他们背后的那个男子安慰他们。“那边也有这样的看热闹的人。”K对监察员大声叫喊并用食指指着外面。“离开那儿。”他朝那边喊叫。那三个人也就立刻后退几步，两位老人甚至还躲到那个男子的身后，那个男子用自己的魁梧身体挡住他们，并且，按他的嘴部动作来判断，说了几句因距离远而听不明白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离去，而是似乎在等待时机，以便悄悄地重新凑近窗口来。“死乞白赖，纠缠不休！”K转身回到房间里说。监察员可能同意他的意见，K瞥了他一眼，自以为看出来了。但是也可能是他

根本就没注意听，因为他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桌面上并且似乎在比较手指的长短。那两个看守坐在一只蒙着一块花布的箱子上搓着膝盖。那三个年轻人双手叉腰，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像在一间被遗忘的办公室里那样寂静。“嗯，我的先生们，”K大声说，一瞬间他觉得，仿佛他肩负着全部责任似的，“从你们的神态上看来，我的事情可能已经了结了。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去考虑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不对，我们互相握一握手言归于好了结了这件事吧。如果您也同意我的意见，那就请——”说着，他向监察员的那张桌子那边走去并向他伸出手。监察员抬起眼来，咬着嘴唇并看着K伸出的手；K还一直以为，监察员一定会表示赞同。但是此人却站起来，拿起一顶放在比尔斯特纳小姐床上的硬圆帽，用双手小心翼翼将它戴上，就像人们在试戴新帽时所做的那样。“您觉得这一切多么简单！”他对K说，“您认为，我们应该言归于好了结了这件事？不行，不行，这确实不行。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并不就是我想说，您应该悲观失望。不，干吗呀？您只是被捕了，如此而已。我奉命通知您这件事，我已经这样做了并且也已经看到，您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就此告辞，当然只是暂时。您现在一定想去银行吧？”“去银行？”K问，“我原本以为，我已经被捕了呢？”K带着一丝执拗问，因为虽然他的握手提议未曾被接受，他还是觉得——尤其自从监察员站立起来以来——自己越来越不依赖于所有这些人了。他戏耍他们。他打算在他们离去时跟随他们到大门口并建议他们将自己逮捕。所以他又问了一遍：“既然我被捕了，我怎么可以去银行呢？”“原来如此，”已经走到门口的监察员说，“您误解我的意思了。您被捕了，没错，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您从事您的职业呀。您的正常的生活方式